

奥拉·盲人之歌

〔墨西哥〕富恩特斯

赵英等译



I731.45/1

奥拉·盲人之歌

〔墨西哥〕富恩特斯 著

赵 英等译

花城出版社

SBM87/04

粤新登字 05 号

奥拉·盲人之歌

〔墨西哥〕富恩特斯 著

赵 英 等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清远市华星公司激光照排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3 插页 140,000 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1516-X/I · 1348

定价：7.35 元

总 序

我们正处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人类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时而如崇山峻岭，巍峨壮观，时而荒凉沉寂，寸草不生。但无论是排山倒海，似波浪滔天，或者波澜不兴，如古井死水，我们都可以发现除了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的规律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带普遍性的规律，即文学范型的探索和创造的非常规时代与文学范型的完善、成熟、整合的常规时代之间的交替递嬗，轮番出现的规律。简言之，凡侧重于创造和探索的时代过后，一个侧重于整合的时代就必然接踵而至。反之，当一个常规创造的时代达到了自己审美范型的顶峰之后，创造的内应力就重新开始积聚并期待新一轮的喷发。新的审美范型的探索和创造，只是为下一轮的整合铺平道路。创造和整合的轮番出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史。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整合，本身就包含着扬弃、继承、修正、完善和综合。每一时代的文学，都是把已往历代文学积累之总和作为此时此刻的出发点，后者是前者影响的结果，前

者则是后者萌生和成长的摇篮。那么，在人类文学的长河中，20世纪文学的主导倾向是什么，受着什么规律的支配呢？我们可以确定地说，20世纪是一个非常规型创造的探索的时代，就审美范型的创新和探索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文学的发展是已往任何一个世纪所无法比拟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兴衰消长，文学流派的频繁更迭，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完全可以说，20世纪文学发端于19世纪文学母体之中，凡19世纪文学高峰之后所遗留下来的空白已被完全填满，它所有的端倪和萌芽都被发展和壮大了；凡所有能走的路，不能走的路，或根本没有路的地方，都有20世纪的作家们在走和走过；所有的文学蹊径都被开辟了，拓宽了；所有文学王国的宝藏都有人从岁月湮没的尘封中重新进行发掘和利用。这是一个创造精神勃发的时代，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混乱时代。这是一个满目锦绣的时代，也是一个赝品假货充斥的时代。也许，这个文学创新的年代，还不曾产生如同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雄视千古的文学巨人，但在“世纪团体赛”中却可以稳操胜券。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非常规创造时代在期待着下一轮全面整合时代的到来。历史告诉我们，集大成的文学巨人常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是整合时代最鲜明的标志。其次，20世纪的文学表明，不论是创作实践，

还是建立在创作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均使已延续了许多个世纪之久的“模仿论”理论及其文学形态难以为继。20世纪文学是人的主体精神大放异彩的时代，是向人的内在深度世界进军的时代，这是一个对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方法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变革的世纪。就每每成为时代审美变革先驱的诗歌而言，象征主义以降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的绵延，拉开了人们对已往诗潮的历史距离，或者说这两大诗潮把前此的浪漫主义推到了历史背景之中，先前的那种耀眼光芒在后世人的心眼中已大为黯淡。意识流小说的崛起，使全知全能的小说叙述角度在神圣艺术真实性的旗帜下受到怀疑，它赖以存在的文学假定性地基已被摇撼，因此，拉美文学的“爆炸”导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崛起，并使它成为本世纪的文学奇观之一，比别的文学多一层整合的倾向也就不奇怪了；表现主义、荒诞派和黑色幽默等的艺术审丑倾向，使传统的真、善、美的艺术组合遇到叛逆性的挑战……如此等等，那种对人类文学艺术的两分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再也不可能对20世纪多彩多姿的文学艺术作理论概括了。

20世纪文学成就的创新是巨大的，但从文学创新的背景来看，不难发现这个背景有其崇高、光明和残酷、黯淡相互交错的一面。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空前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还是科学技

术突飞猛进，且以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增加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时代。而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之间则构成了极不协调的裂痕。我们在读20世纪的文学作品时，不仅古典文学中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英雄已属罕见，文艺复兴时期那顶天立地、作为万物之灵的大写的人，也几乎已不见踪影了。因此，20世纪文学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人类生存困境和危机时代的产物，对人性之恶的关注毕竟削弱了对人性之善的高歌。这似乎在启示我们：创新所带来的片面性该在下一轮的整合中进行调节和纠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临近世纪之交，在我们浏览观赏世纪黄昏的最后一抹晚霞，不正应该瞻前顾后的沉思一番么？！

从历史上看，我们民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光辉传统的文学大国。在20世纪，我们也向世界贡献了名列世界文学巨人之列而毫无愧色的伟大作家——鲁迅。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几乎是繁荣和发展一个民族文学事业必要的先决条件。而这，也正是鲁迅“拿来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为了给文学译介事业添砖加瓦，本丛书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兼及诗歌和其它文类，每辑八册，每册约十五万字。在选材方面，将侧重于美、英、苏、法、德、意、西、拉美等文学大国和文学语种，并尽可能选择那些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已有定评，正在

或行将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作品，以期于我国的文学文化事业的长远积累有所裨益，为我国源源不断的文学后继队伍提供借鉴和参照。

《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八月

过去——现在——未来的撞击(代译序)

陈众议

人们常说,历史像一条长河,人是河中之舟,不断受到前浪和后浪的撞击,永远沉浮于过去和未来之间。或许,这也是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 1928—)在许多作品中昭示的主题。

富恩特斯出生在两种文化交汇的墨西哥城,且自幼随父母遍游欧洲。以后又从事外交工作多年,还出使过法兰西等国,对墨西哥人的处境尤有了解。他说:“鉴别的结果是我们就是不纯,就是混杂。”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戴假面具的日子》(1954)。在《恰克·莫尔》、《特拉克索尔卡索》等短篇小说中,欧化了的现代文明的假面具盖不住墨西哥人的民族特性。譬如,《恰克·

莫尔》^① 显然是写积淀在墨西哥人集体意识中的阿兹台克神话原型的。虽然墨西哥进入了现代文明，但神话的威力却丝毫没有减弱：“从 1952 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当时有人把一尊雨神塑像装上火轮运往欧洲，参加墨西哥艺术展览。传说火轮刚到公海，雨神即大显神威，招来了阵阵暴雨，后来又给整个欧洲大陆带来了滂沱大雨。这种事情从来都是很神的。再举例说，西班牙有些山谷常年不雨，那里的农民就通过邮局给恰克·莫尔寄来了几枚贝塞塔，嘱咐博物馆里的人把钱币放在雨神的肚子上，结果山谷 50 多年来第一次下了雨……”（富恩特斯）凡此种种，不正表明了过去对今天的深刻影响？

于是也便有了他的成名作、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1959）。该作以处在野蛮与文明、天堂与地狱之“十字路口”的墨西哥城为背景，全方位地描写 50 年代墨西哥社会所面临的矛盾与机会、挑战与希望，表现了新旧生产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激烈冲突。窃以为，伊斯卡·西恩富戈斯是理解作品的一把钥匙。他的名字是印第安人名（伊斯卡）和西班牙人名（西恩富戈斯）的结合。他活像个摆锤，在古代和现代、欧洲和美洲之间不停地摇摆；他更像

① 古印第安神话传说中的雨神。

神灵，超凡脱俗，却又从不同角度俯视和干预着复杂的社会生活。

……

本书选译的《奥拉》(1962)是富恩特斯的一篇力作，小说问世后不久即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在意大利搬上银幕。作品所展示的主题依然是：过去在现实中继续，现实是过去的复现。虚构的小说情节陈述了老态龙钟的夫人如何借助于古人的秘方以追回远逝的青春，于是历史的片段在现实中周而复始，循环往返。当然，这是一种象征性表现，由于采取的是幻想而非写实手法，所以接受起来难免见仁见智。

本书选译的短篇小说集《盲人之歌》(1964)是作者过去——现在——未来意识的一个明证。书名本身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古老的信仰，它认为盲人生来能掐会算，甚至可代天传言，深知过去和未来；二是本意，即盲人乃失明之人、盲目之人。作品在探究现实同过去、未来的难以割裂的和显而易见的种种关系时，就现代人对于过去和未来的各种姿态进行了冷静的表现。《道德》在揭露和鞭笞宗教的伪善性和人们从善的盲目性的同时，分明显示着新的价值取向（华雷斯^①共和党人的自由）和旧的

① 华雷斯(1806—1872)，墨西哥政治家，印第安人，曾任墨西哥总统。

道德标准（包括具有宗教禁欲色彩的传统生活方式）之间的严重对峙与激烈争斗。《两个埃莱娜》固然是写现实和“未来”的，但现有生活方式与外来新（性）思潮的冲突竟和《道德》一样，结束得触目惊心。其他几篇，无论是情感方面的喜新与怀旧还是生活方面的守旧与图新或艺术方面的继承与创新，也大都置人物于明显的过去与未来、传统文化与欧美文化的纵横坐标中，为读者了解墨西哥及拉丁美洲文化特性提供了颇具悟性的、形象生动的参照系。

富恩特斯深受乔伊斯·福克纳、多斯·帕索斯等欧美作家的影响，但他不甘墨守成规，在艺术上锐意进取，刻意求新。他是拉美文学“爆炸”的一员主将，不仅推动过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而且还是拉美结构现实主义和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实验者。他的长篇小说《阿尔特米奥·克罗斯》（1962）对小说结构技巧的创新颇有建树，因而它几乎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1967）齐名，在世界范围产生了轰动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别具匠心却又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人物弥留之际的特殊心态：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的多层次的回忆与想象、感觉与知觉。

除以上涉及的作品外，富恩特斯还写有《好良心》（1959）、《换皮》（1967）、《神圣的地区》

(1967)、《生日》(1969)、《我们的土地》(1975)、《海蛇头》(1978)、《远方的家》(1980)、《烧焦的水》(1981)、《老美国佬》(1985)、《克里斯托巴尔·诺纳托》(1989)等中篇小说和剧本多种。富恩特斯获得过西班牙语文学的最高奖塞万提斯奖，目前是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之一。

1992年3月16日于北京

目 录

过去——现在——未来的撞击（代译序）	陈众议 1
奥 拉.....	1
盲人之歌	
道德	53
娃娃女王	75
两个埃莱娜	98
艳福.....	115
纯洁的心灵.....	137
生活的代价.....	160
捉海蛇.....	176

奥 拉

献给

马诺洛和特雷·巴瓦查诺

男人的狩猎与奋斗，女
人的是非与梦想；女人是幻
想之母、神灵之母，具有非
凡的洞察能力和使欲望与想
象无休止飞翔的翅膀……神
灵犹如男人：在一个女人的
怀里诞生、死亡……

——朱尔斯·米舍莱^①

你看着那个广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看着，你反复看着那个广告。仿佛它不为别人，专为你做。你心不在焉地让烟灰落在你喝过的茶杯里。那是一家廉价的小小咖啡馆，脏不可耐。你会重新阅读那个广告。欲聘年轻史学家。有条有理。一丝不苟。通晓法文。擅长口语。胜任秘书工作。年轻，懂法文，最好在法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月薪三千比索^②，提供食宿——房间舒适朝阳，宜于研读——。

① 朱尔斯·米舍莱（1798—1874），法国著名历史学家。

② 墨西哥货币单位，1比索为100生太伏。